

坚守民窑作坊的陶艺人

□刘日章

走进西窑头村,当你穿过一条条窄窄的巷子时,随意抬头一望即可看到垒在院墙上或放在墙角的一层层一堆堆的制陶磨具。这是笔者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制陶磨具,也是第一次来实地了解曾经被誉为拨动一下指头即能让沉默泥土说话的民窑陶艺人。

西窑头村位于章丘市文祖办事处西三公里左右,是一个以窑为地名标志的人口千余的村庄。虽然位置偏僻,但名气很大,这里的传统制陶工艺曾经闻名全国,“威风”不亚于龙山黑陶。以花盆、鱼缸、陶罐、蜡烛台等为特色的产品畅销河北、天津、上海、北京、内蒙古、山西及陕西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说起本村的制陶工艺,从十七岁时起即开始学习制陶技术,现已从业五十多年的宋文合老人掩饰不住脸上的自豪,时不时地扬起胳膊用曾经把玩了无数泥巴的手指历数全村全民制陶时期的辉煌。

据宋文合老人说,村里的民窑制陶始于明洪武年间,吴崔两姓从河北枣强迁来居住此地时即带来了民间制陶技术,最兴盛时期为明末后期。由于此地地下煤资源丰富,小煤窑开采达到了几十家,再加上山脚下用之不竭的黏质红土适合制陶,所以在当时呈现了家家制陶,户户炉烟不息的鼎盛,也是西窑头民窑制陶最为鼎盛的时期。老百姓似乎就是天生喜欢与制陶打交道,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了最为实用和有益于生存的制陶工艺。在二十多年前,整个村子还保持着家家烧窑的红火场景,全村窑炉达到了二百多座,所烧制的花盆、鱼缸等质量好,花浇水不烂根,鱼戏水不渗水,受到广大客户的普遍赞誉。

然而时过境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塑料花盆和高级玻璃鱼缸等制品的出新抢了民窑制陶产品的大部分市场份额,使得民窑制陶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一件烧制成功的陶器需要几十道工序,选土、搅泥、抹沿、构图、晾晒、烧制等都是手工来完成,年轻人不愿意做,每个陶窑几乎都是老年人在坚守着。在装窑和摆放陶胚时需要最少两个人得几个小时才能完成,既是一个体力活,又是一个技术活,如果间隔距离及密度控制不好,那么烧制出的成品自然受影响,损失必然增大。一套花盆只挣几角钱,一套大鱼缸只挣几元钱,如果人工或其他成本控制不好,几乎没有利润可言。原先家家户户都喜欢的陶制蜡烛台、小孩篮车、家饰品宝葫芦等现在是有价无市,村内仅存的六七座陶窑也都不愿意生产了。唯有宋文合老人实在是不想把这项工艺放下,偶尔做上几套权当自我欣赏和接待贵宾时当作“文物”参观。

好在宋文合老人的儿子比较理解父亲的苦衷,很愿意和老人一起面对眼前的困境形势,不愿意让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制陶工艺就这么消沉下去。目前,宋文合老人的儿子投资扩建了厂房,购买了机器,将制陶最初的泥土颗粒粉碎、搅泥等手工部分实现了机械化操作,不但减少了人工物力,而且提高了生产效率,力争在民窑制陶行业最为艰难的时刻闯出一片新天地。在老人领着笔者参观厂房和设备时,他充满信心地说:“非常支持儿子的眼光,比我们这一代强,有胆量和魄力,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梦想走吧。”

不久前,笔者得到了一个好消息,西窑头村领导班子在上级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加紧传

统制陶工艺的史料整理,做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不管怎么说,延续了几百年的老传统制陶工艺不能就这么断了,而应该按照市场及客户需求做好产品的转型工作,进一步迎合客户,开发市场。相信只要民窑陶艺人一起面对,共同努力,西窑头传统制陶行业的复兴将大有希望。



宋文合、宋昌猛父子在制作陶胚

给孩子一个诗意的童年

□李念

虽已是寒冬,学校的好书荐读活动一直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妹妹的红雨鞋》是我们这学期好书推荐中唯一一本儿童诗集。如果不是因为要给孩子们讲儿童诗,或许我不会像现在这样,静下心来认真地关注和思考这些单纯写给孩子们的小诗。

说到诗,让我想起多年前看到的一个故事: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在纽约一条繁华的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那乞丐的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自幼失明”。有一天,一个诗人路过乞丐的身旁,乞丐便向诗人乞讨。诗人说:“我也很穷,不过我给你点别的吧。”说完,他随手在乞丐的牌子上改写了一句话。那一天,乞丐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和施舍。后来,乞丐又碰到诗人,便很奇怪地问:“你究竟给我写了什么呢?”那诗人笑笑,念出了牌子上所写的句子:“春天快

要来了,可我却看不到它。”

同样一个乞丐,不同的表达方式,有着完全不同的效果。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诗句的力量,正是这诗意的语言:“春天快要来了,可我却看不到它。”让人们们对乞丐产生了更多的同情。

诗歌是我国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而儿童诗则是诗歌王国中最为自由的一种体裁,是诗歌王国里的小精灵。但讲诗从何入手?该怎样教孩子们读诗写诗?我们到底期望孩子们在阅读与创作的过程中收获些什么?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杂志上看到著名作家席慕容指导女儿晴晴写诗的事情,让我若有所思——

“妈妈!妈妈!你快看,那只蝴蝶不买票,它就这样飞进去了!”晴晴喊道。“快点!快点!现在讲的话就是诗,快点记下来,我们去投稿!”席慕容对女儿说。就这样,一首好诗产生了:我们就到佳洛水去玩,进公园要买票,大人十块钱,

小孩五块钱,但是在售票口,我们却看到一只蝴蝶,什么票也没有买,就大模大样地飞进去了。哼!真不公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儿童诗并不神秘!只要我们用心去看、去想、去感受!每个孩子都应该有一个诗意的童年!

为了给孩子讲好课,我又重新翻开焦老师之前推荐给我的《柳树是个臭小子》诗集,作者是个9岁的孩子——铁头,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并思考儿童诗,重读铁头的小诗,我立即被那些妙趣横生而又温暖如春的语言所感动。

说实话,当时我给孩子们读和讲这些小诗的时候并没有期望他们能写多美的诗歌。直到有一天,大约是好书鉴读的两周以后吧。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可爱的小女生,写了这样一首小诗:

秋天到,秋天到,我们一起捡树叶,

树叶铺满地,地有花衣裳。颜色多漂亮,红黄惹人爱。可以做标本,可以做叶画。小树在下雨,是红黄的颜色。

虽然孩子们写得还不够成熟,但是已经给我太多的惊喜。惊喜之余,我才想起一位专家说过的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该是多么正确。于是,我很激动地把这首诗在班上朗读了一遍。于是陆陆续续的,有孩子把他们写的小诗给我看。今年的第一场雪后,我看到了这样的小诗:

雪是个淘气的孩子因为他总也喜欢穿一件会掉色的衣服不信你看他走过的地方到处都是白一片洁白

冬娃娃最爱搞恶作剧

他把秋婆婆的魔杖藏了起来他把会唱歌的小鸟赶走了他把爱旅行的小河冰封了但我们依然爱他因为他把我们最爱的雪花糖洒向了大地……

孩子们用稚嫩的笔写下了对冬的赞美,对雪的喜爱,这些充满活力的语言,蹦蹦跳跳真挚感人,简简单单亲切温馨。

忘了哪位名家曾言,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或许我们成人在生活的磨砺中已经丧失了诗意的情怀,但是孩子却带着一双纯真的眼睛去认识奇妙的世界。所以,我们有责任带领孩子诗意地感受生活。

我不期望他们个个都能成为诗人,我只是想让他们徜徉在诗意的童年里幸福成长,让他们的童年留下一个诗意的足迹,然后走向诗意一般的人生。我也不是诗人,但我希望在孩子们的诗意世界里分享他们的幸福,使我的教学生活更快乐一些,更诗意一些!